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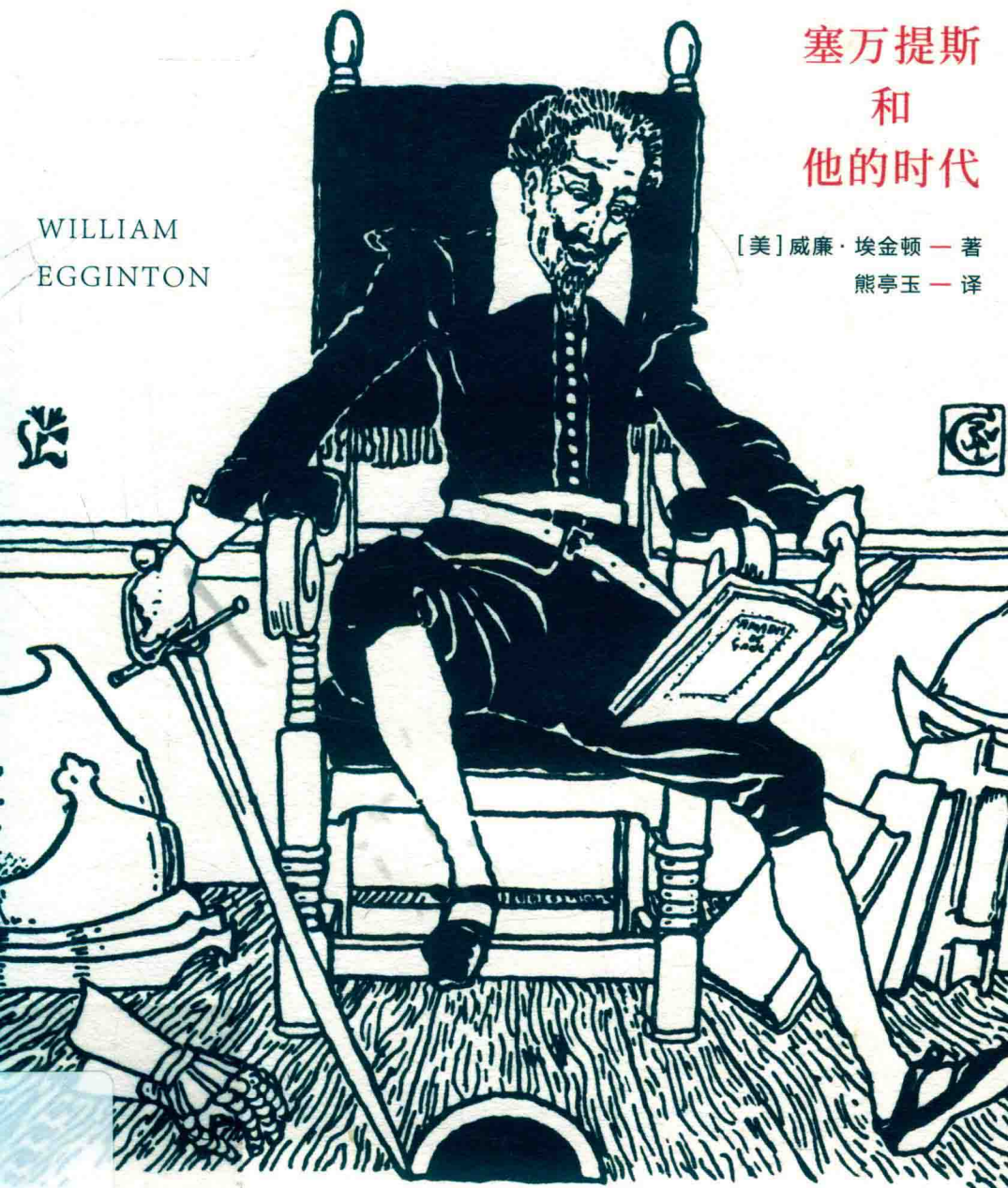
THE MAN WHO 发明小说 INVENTED FICTION 的人

HOW CERVANTES USHERED IN THE MODERN WORLD

塞万提斯
和
他的时代

WILLIAM
EGGINTON

[美] 威廉·埃金顿 — 著
熊亨玉 — 译



THE MAN WHO 发明小说 INVENTED FICTION 的人

HOW CERVANTES USHERED IN THE MODERN WORLD

塞万提斯
和
他的时代

WILLIAM
EGGINTON

[美] 威廉·埃金顿 — 著
熊亭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明小说的人：塞万提斯和他的时代 / (美)威廉·埃金顿著；熊亭玉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9.6

书名原文：The Man Who Invented Fiction: How
Cervantes Ushered in the Modern World
ISBN 978-7-5217-0371-9

I. ①发… II. ①威… ②熊… III. ①塞万提斯
(Cervantes, Miguel de 1547-1616)-人物研究 IV.
①K835.5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6498 号

The Man Who Invented Fiction by William Egginton
Copyright© 2016 by William Eggin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kWell Manage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发明小说的人：塞万提斯和他的时代

著 者：[美]威廉·埃金顿

译 者：熊亭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70 mm × 970 mm 1/16 印 张：21 字 数：226 千字

版 次：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7-349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217-0371-9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奇妙的搞笑先生》(*Sir Marvellous Crackjoke*)，插画作者，肯尼·梅多斯(Kenny Meadows)和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堂吉珂德与桑丘·潘沙的奇妙冒险经历少年版》(*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Don Quixote and Sancho Panza Adapted for Youthful Readers*)。伦敦：迪安父子公司(Dean & Son¹)。乔治·皮博迪图书馆(George Peabody Library)，谢里丹大图书馆(the Sheridan Librarie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i 19世纪伦敦的出版公司。(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文中带有阿拉伯数字“1, 2, 3……”的段落是本书作者引用的文献，可在“注释”这一部分查找。)

献给我的妻子，伯纳黛特。

我们的孩子们，亚历山大、夏洛特和塞巴斯蒂安

——每一位读者。

前 言

其中和其外

1605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世界最强帝国的心脏地区，此时经济衰退，政治停滞，消息传开了，偏偏是关于一本书。经销商很快就卖断了货。能读书的人，手里传阅的书眼看越来越破。那些不能读书的人，开始成群结队地聚在客栈里，聚在村里的广场上，聚在酒馆里，听别人大声朗读那本书。

他们密不透风地围着破烂的木头桌子，手里的酒杯装着辛辣的葡萄酒，凑着冒烟的火炉取暖，这些人够幸运，因为有人识文断字，还愿意为大家一读，于是他们就听到了开头的文字。这些文字不是讲述英雄事迹的史诗，也不是描写牧羊人爱情的田园赞歌，也不是虔诚地思索圣者的殉难牺牲。这些听书的人一仰头，喝下酒杯里的酒渣，往里挤了挤，想挤个更好的位置，他们就是第一批听众，听到了如今这些不朽的文字：“在拉曼查ⁱ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我也没留心记住，不久之前，有位绅士住在那儿……”¹

i 西班牙中南部的高原地区。

故事开始没多久，听了书中的主人公各种不幸遭遇，这一群喝得醉醺醺的人就开心地哈哈大笑。这位主人公就是日后世界文学中最有识别度的角色：下等贵族的一员，年老体衰，傻到家了，把家里的很多田产置换了，买来无数本骑士传奇故事书，“沉迷其中，晚上从黄昏读到黎明，白天从日出读到日落，觉睡得太少，书读得太多，他脑汁枯竭，失心疯了”²。在这样的状态中，这位可怜的绅士——

想入非非，普天下的疯子都没有他那么奇怪的想法，但他本人觉得合理合情，非这样做不可。他要为了自己的荣誉，也是为国家效力，成为游侠骑士；他要身披盔甲，跨上战马，漫游世界，猎奇冒险，把书中游侠骑士的事迹一一实现；他要铲除这世间一切的暴行，他要抓住一切机会，置身危险当中，除暴安良，赢得千古美名。³

这位荒唐可笑的老头儿在乡下乱窜，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听众们认出了这是自己生活的乡下，他遇到的人是他们朝夕相处、很有可能也是他们耳鬓厮磨的人：赶骡人、厨房女仆、农夫、妓女、理发师和客栈老板，听到这些，他们发出了怎样的哄堂大笑呢？

头半个小时，我们酒馆的这群人就像是走进了马戏团：这个年老的疯子把一处简陋的客栈当成了城堡，客栈老板在他眼中就是出身高贵的骑士，两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姑娘就是高雅的小姐。他请求客栈老板正式封他为骑士，老板狡黠，自己也读了不少骑

士传奇故事，即便是这位倒霉的英雄对着住店客人进行了大肆的破坏，即便是几个水性杨花的女子看了笑个不停，老板也知道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接着，这个老头儿惩戒了殴打帮工的农夫，但因为他是如此相信自己的骑士风范，听到对方只不过承诺要悔改，就把对方放走了。农夫自然是沾沾自喜，而帮工则是愤懑不已。酒馆这群人听到的这个故事是纯粹而粗鄙的讽刺作品，放肆地嘲弄了一位清贫而颓唐的乡绅，他沉迷于上个世纪陈词滥调的文学，不能自拔。

喝酒喝到两三轮了，这群酒馆的人听到这位年老的绅士发现自己少了什么东西，决定“回到家里，要拿上全套装备，还要带上侍从，他觉得自己可以找个邻居，找个农民，这个人很贫穷，有孩子，但是非常适合做骑士的侍从”⁴。待在家里两个星期，这位痴心幻想的骑士说服了邻居跟着自己走，许诺完成征程之后，就给他一座海岛。这位骑士还要按着史诗的派头，称其为岛屿，完全不顾明摆着的地理现实——他们是在西班牙中部荒芜的平原上游荡，要见到浩瀚的水域，那得走上好多天的路程。

这个头脑简单的矮胖子邻居走进了这本书，一切都因他而改变，对于酒馆听书的人是如此，对于我们、对于文学后世而言，也是如此。堂吉珂德还没有找到桑丘·潘沙之前（这两位正是我描述的人物），他只是一把钝头剑，一个乡巴佬，当然他是个精致的乡巴佬，但依然是被嘲弄的对象，酒馆的那群人觉得可以随意地嘲笑他。当时，精神病人受到了保护，让他们免遭一些罪行的迫害，但是人人都是可以虐待、边缘化精神病人，而且在那个极度缺乏娱乐的时代，大家都把他们当成笑料。找到桑丘·潘沙之后，

堂吉诃德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

一起出发不久，两个人就遭遇了最具标志性的冒险经历：

“真是想不到的好运气呢，你看，桑丘·潘沙朋友，那儿有三十来个巨大无比的巨人，我准备与他们一战，夺取他们的性命，这是正义之战，我们得到了战利品，就会变得富有。另外，从世界上消除这样邪恶的种类，也是效力于上帝。”

“什么巨人？”桑丘·潘沙问道。

“就在那儿的巨人呀，”他的主人回答道：“长长的胳膊，有时他们的胳膊差不多有两里格ⁱ长呢。”

“阁下，您看好了，”桑丘回答道：“在那儿杵着的东西不是巨人，而是风车，看起来像是他们胳膊的东西，是风车叶，风吹动风车叶，然后再推动磨石。”⁵

可想而知，而且众所周知，这位好侍从常识性的劝诫，堂吉诃德是听不进去的，他策马冲了上去，举起长矛，朝着巨大的风车叶刺了过去，然后就被挑了起来，连同马匹，所有的一切都转到了空中，接着又悲惨痛苦地摔了下来。面对主人的不幸，桑丘的反应不同于之前看堂吉诃德笑话的人。之前，其他人看到堂吉诃德，就像是在看演出、在娱乐，或是觉得他讨厌之极，桑丘却报以怜悯。看到主人躺在地上，马匹也摔在旁边，长矛也断了，桑丘——

i 相当于三英里。

骑着驴子，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他身边帮忙。等到了一看，他发现，堂吉诃德跟着罗西南特ⁱ一起掉下来，摔得太厉害了，动也动不了。

“我的上帝呀！”桑丘说道，“给阁下您说过了，您就是不听，看您在干什么呢。这些就是风车呀，除非自己脑袋里有风车在打转儿，还能看不出这是风车？”⁶

虽然自己头脑简单，见识有限，桑丘看到主人失败了，看到了主人幻想的灾难后果，但是，即便如此，桑丘还是决定接受主人，“这都听凭上帝的安排，”桑丘说道，“阁下说的话，我都相信，但是您请坐直一点，好像歪了呢，肯定是因为掉下来的时候，撞出来的毛病。”⁷

最开始是嘲弄的喜剧，书中的故事讲述者几次三番坚持申明这是对骑士传奇故事的嘲讽模仿，但是，就几页纸的内容，其维度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这两个人物之间关系的故事，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相容，却因为友谊、忠诚和最后的爱联系在了一起。到了第二部（第一部出版十年后，第二部才问世）后面部分，一位爱恶作剧的公爵夫人引导桑丘说出了心里话，他的确知道堂吉诃德疯了，接着公爵夫人就说桑丘跟着堂吉诃德，那要“比他主人更疯，更蠢”，桑丘回答道：

“如果我脑子好使，我早就离开我的主人了。但是，这就是我的命，也是我倒霉。我不由自主。我必须跟着他：我们都是一个村

i 堂吉诃德的坐骑，也译为驽骍难得。

子的人。我吃过他的面包。我非常喜爱他，他是个懂得感激的人，他把自己的驴子都给我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是个忠心的人。除非是有人拿着镐子和铲子，否则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拆开。”⁸

关于桑丘对堂吉诃德的依恋，伟大的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这样写道，桑丘“从堂吉诃德身上学习，拒绝离开他。与堂吉诃德在一起，他变得比以前聪明了，比以前更好了”。⁹

炉火闪烁，火光映在酒馆这群人的面庞上，依然是急切倾听的表情，这一变化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乏味，他们依然是像之前那样哈哈大笑。然而，酒馆老板大声叫起来，要关店了，这群人放下空空的酒杯，走向大门，还在唠叨刚才的故事，计划着明天晚上再来，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故事，此时，他们身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觉察不到的变化。这是第一天晚上，这群人习惯于滑稽搞笑；讽刺语言，他们运用自如。听着《堂吉诃德》这本书，他们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今天，我们称这种语言为虚构小说。

什么是虚构小说？我们中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是不真实的故事，读来消遣的，我们非常清楚它是假的。当然，这样说也没错。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落在书上的文字上，或者是看到我们喜欢的节目，其中的人物开始互动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有难忘的一幕，尼克·卡拉韦在公寓里纵情酒色，他的思绪飘荡开来，“一个站在漆黑街道上的闲人，随意张望，在他看来，我们这排黄色的窗户在这城市的高空，肯定也是人世秘密的一部分。我

也看见他了，一边仰头张望，一边在想。我在其中，也在其外，人生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在同一时刻既让我着迷，又让我厌烦”¹⁰。

就像尼克一样，面对虚构的作品，我们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我们既是我们自己，有着自己对世界独有的观点，同时，我们又是别人，甚至是与我们迥异的人，感受他或者她如何在一个迥异世界生活。就像尼克一样，通过眼前的书本或是屏幕，我们可以因为人生无穷无尽的多样性感到着迷，同时也感到厌烦。能够去感受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现实，而它们还不会互相排斥，这就是我们如此喜欢各种形式虚构小说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文化花上了千年的时间，有了各种技巧和思想上的发展，虚构小说这一形式才得以精进到今天的模样。这一过程当然还将继续下去。但是，虚构小说的本质是在大约四百年前就有了如今的形态，因为这一本质，我们得以感受它产生的各种不同世界和视角，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和视角，而且还不用放弃自我的身份。有一个人，在他之前，当然有很多的作家和思想家留下了数个世纪的智慧 and 技巧，他无疑是从中受益的，但是，进行了创新、把这些技巧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今天虚构小说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他。文艺复兴模式下的学者有贵族的支持，衣食无忧，可以一生专注于学问，他不是这样的学者。他是一名士兵、冒险家、囚犯，而且还是债务人。他有无数次尝试，有过多少次尝试，就有多少次失败，到了人生的尽头，他写下了这本书，这本书成为后世所有虚构小说的范式。

这个人就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他于 1605 年出版的那本书叫做《拉曼查

机敏的堂吉诃德传》(*The Ingenious Gentleman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他本人也在内，塞万提斯的这本书成为世界级别的畅销书，虽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但是给他接下来十一年的有生之年带来了名声。他死后，继续享有声望，到了今天，《堂吉诃德》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成为第一本现代小说，也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

塞万提斯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认为它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虚构小说。在他的时代，虚构这个词基本上是用来贬低或是否定一篇叙述的，就是说这篇叙述是虚假的，是无中生有的。文学理论家研究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评注，将其区分为历史和诗歌。历史就是发生过的事情，诗歌就是可能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情。诗歌可以愉悦读者。但是用古罗马修辞学家贺拉斯(Horace)¹的话来说，他也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经典学者，如果诗歌要有意义，那还必须具有教化作用，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既要让人愉悦，又要道德高尚。¹¹

我们今天称之为虚构小说的东西，既不是塞万提斯时代读者知道的历史，也不是诗歌。一篇叙述性的文章要成为虚构作品，写给读者之后，读者必须要知道它是不真实的，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却把它当成真实的东西看待。读者明白，不会在它身上用传统的评判真实与否的方法；他会在一段时间内暂停这一判断，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称这一举动为“主动暂停怀疑”或者是“诗学的信任”¹²。读者必须同时具有两

i 古罗马诗人、批评家。

种对立的身份：天真的读者，相信他所得知的一切；智慧的读者，知道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¹³ 要达成这一效果，作者需要完成复杂的把戏。虚构的叙述，每走一步，似乎都比表面所讲的东西多一些和少一些。至少要有两种声音，有时代表其中人物有限的视角，有时给读者透露出其中部分人物或者是所有人物都不知道的故事要素。

虚构视角可以同时在其中，也可以在其外，正是如此，作者才能用我们如今理解世界的方式来创作人物。¹⁴ 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虚构人物看上去要“真实”，虽然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真的，也要如此。我们仰慕的作者，他们创造出的人物有“立体感”或者“跃然纸上”，而我们对那些“扁平”或是“一维空间”的人物进行批判，或是无动于衷。这些比喻都很老套乏味，却很能说明我们期待什么样的人，也很能说明作者如何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

叙述的视角能够转移，从描述人物的外在外在，到描述他如何认知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情感，这样一来，人物就鲜活了，仿佛读者可以踏进这本书中，处在一个模压的中空里，通过观察孔往外张望。当然了，书中人物有他们无法看到的，有他们看到的，还有他们的误解，也有他们的知识，这一切定义了这一视角。书中人物对世界有着不同的感受，凭借这些对比，人物就变得清晰而突出了。而且，如此描写的人物点燃了我们的情感，邀请我们与他们共情，因为即便是他们来自遥不可及的世界，他们也与我们相似。¹⁵ 即便我们知道他们只是存在于书页之中，可正是因为他们的盲目，我们才确认他们的存在。与我们一样，他们也不知道别人的意图，拼命想要了解周围的世界，却又往往

做不到；他们也渴望伟大，可是往往也就满足于好玩好吃的生活。

塞万提斯创造出了让人感觉真实的人物，其才华一部分源于他丰富的描写，以及他对不同语气的关注。但是，奠定他所有人物的基础是他的一种痴迷，他痴迷于了解人们对同一情况会有如何不同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从大笑到绝望，会有什么样的真实情感。堂吉珂德狂热地迷恋他在书中了解到的理念，他被蒙蔽了，不能区分幻想和真实。同样的，塞万提斯笔下所有的人物都清晰明确，就是因为他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都有特质，都有不同，都有激情，都有感情。他们的激情让他们与认知的世界紧密相连，他们的情感来源于自己是否能够跨过这些分歧。

他是怎么办到这一点的？他是冒险家，是士兵；为国王和国家而战，他成了残疾人；他被绑架，在阿尔及尔的牢房里做奴隶，那是漫长的五年岁月；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希望得到一席之地，当得起他的名字和做出的牺牲，但是希望落空了；他不得已，只有为不受欢迎的政府收税；由于种种原因，他被起诉，被多次扔进了牢房——这个人怎么发明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以往的写作方式，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西班牙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阿尔卡拉埃纳雷斯堡（Alcalá de Henares）是一座大学城，坐落在帝国的中心，1547年，塞万提斯出生在此地。他去世于1616年。在他生活的时代，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欧洲社会和他们的殖民地后代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之前，组成欧洲政治形势的是封建封地、

公国和城邦。到了16世纪，强大的单一民族国家崛起，幅员辽阔，通过复杂而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控制。中世纪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封臣和主人之间呈现出一种尊敬和胁迫的直接关系，而现代政治力量则取决于鼓动大量的人口相信合法的当权人，而他们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些当权人。¹⁶ 要激发大众的奉献，当权者开始利用印刷业和公共剧院这样的新媒体来引导大众观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在控制大众方面，激发国家荣誉感和归属感，还有对外来者的仇恨和恐惧远远比胁迫有用。

与这些变化平行的是生活中其他方面的转变。在艺术方面，透视的发展起于14世纪，慢慢地，人像和景观画变得越来越逼真。现代戏剧业也在发展，演员可以刻画遥远世界里的人物，仿佛他们就在舞台上一样。伟大的科学家，比如说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打造了对宇宙的新理解，他们认为宇宙不再是围绕地球的封闭空间，而且他们还找到了客观地、更为准确地测量宇宙和理解宇宙的新方法。就在这一时间段，欧洲的列强开始在全球扩张，而全球也只是在不久前刚刚进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在贸易和货币体系出现新渠道的帮助下，全球经济得以产生，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虽然这些转变各有各的细节，但它们有某些共同的方面。就像是制图师绘制他们自己居住的土地，人们开始学会同时从两个角度来感受世界：内在的、主观的角度，每天，他们都以这个角度面对面地与和他们一样的人相遇；抽象的、外化的视角，有一个客观的现实，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幅更大画面中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们可以立足脚下的地球，瞭

望宇宙，与此同时，仿佛是从某个想象的外化的点，开始客观地概念化这个世界。或者，他们可以坐在剧院的观众席，看着舞台，同时把自己想象成所勾画世界中的人物。他可以是村民、客栈老板、朝臣，或者是国王，都可以感受到作为强大的全球帝国公民的荣耀。换言之，人们开始同时从其中和其外两个角度来感受这个世界。¹⁷

在同一时期，作为一个民族和地域的政治势力，西班牙的身份感和价值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就骤然跌落，在经济和政治现实这块坚硬的岩石上摔得粉碎。整体而言，文化中的失落之感非常普遍，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 *desengaño*ⁱ，意思是幻想破灭或是失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 J.H·埃利奥特 (J. H. Elliott) 曾经提到过的：“16 世纪晚期的危机斩断了塞万提斯的人生，正如它斩断了西班牙的命运，一边是英雄主义的岁月，一边是 *desengaño* 的日子。”¹⁸ 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的，塞万提斯从年轻时的冲动辉煌，到老年的失望和随之而来的非凡创造力，他的一生真的还与西班牙的命运很吻合。

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学生，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在决斗中刺伤了另一个人，被迫逃离祖国。他在意大利加入了天主教联盟 (the Catholic League) 的军队，在地中海亲身经历了西班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暴力对峙。作为一个被授予勋章的英雄，在回西班牙的途中，他被巴巴里的海盗抓住，在不堪的环境中做了五年的俘虏，在这一期间，他经历了敌人文化的邪恶和人性。最终他被

i 西班牙文。